

船山遺書

第二函
七冊

書經稗疏

船山遺書 經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平江 李蘊平 輯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簡明目錄

書經稗疏四卷國朝王夫之撰其詮釋名物多出新意雖醇駁相半而紕繆者極紕繆精核者亦極精核不以瑕掩瑜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書經稗疏四卷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其間有失之太鑿者如謂虞書自戛擊鳴球以下至庶尹允諧皆韶樂之譜以詠二字貫下祖考來格三句爲升歌以配笙瑟之詩鳥獸跄跄爲下言之所舞鳳凰來儀爲第九成吹簫之所舞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爲樂終擊磬之所舞又謂作歌賡歌卽大韶升歌之遺音夔以被之管絃者故繫之庶尹允諧之後前數語不用韻如樂府之有豔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韻者如樂府之有辭其說附會支離全無文義其論洛書配九疇之數以履一爲五皇極而以居中之五爲一五行雖推衍百端畫圖立說終於經文本數相戾其於地理至以崑崙爲洮州胭脂嶺尤爲武斷然如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汭實無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則推其致誤之由

以爲誤記孔安國涇屬渭汭之傳謂禋非周禮之禋類非周禮之類五服五章亦不可以周制解虞制與陳第論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爲古人所未發引豐相之射證侯以明之謂以與射不與射爲榮辱非以射中不射中爲優劣因引周禮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爲辛卯引說文大戴禮記證蟘珠非蚌珠蔡傳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禮玉府供王食玉證玉食引左傳證奄與淮夷爲二引喪大記證狄人引說文羨字之訓以解羨若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則大抵詞有根據不同游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

書經稗疏目錄

卷一

中星 四嶽 九族 日月星辰 嬀汭 四門大麓 類上帝徧羣神 巡
守 百姓遏密 文祖 猾夏 伯與 三十在位 五服五章 四載 鮮
食 決九川 俟以明之 戛擊鳴球至 庶尹允諧 虞賓 庸作歌謠言

卷二

既載壺口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 衡漳 衡漳九河恆衛大陸碣石 灘沮
會同 草木 大野 蟪珠 浮于淮泗 三江 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
雲夢 沌榦 伊 滎波 荷澤 嶓 沱潛 和夷 西傾 渭汭 漆沮
原隰豬野三危黑水 崑崙 渠搜 導山 敷淺原 弱水合黎 同爲逆
河 東爲北江入於海 澧九江東陵 沅濟 九澤 五服 三正 攻左
攻右 仲康肇位

卷三

商亳 祠於先王祗見厥祖 伊尹 造攻自鳴條 桐 遷於殷 說築傳

巖之野 大夫師長 遜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 惟賢非后不食

西伯

卷四

惟十有三年 宜於冢土 庸蜀羌髳微廬彭濮 以役西土 步自周 放

牛歸馬 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 十有三祀 陰鷲 九疇 土爰稼穡

鹹苦酸辛甘 五紀 惟辟作福 至 民用僭忒 玉食 衍忒 日月之行 四句

九夷八蠻 穆卜 居東 天乃雨反風 大誥多邦 小腆 考翼 微子

乃洪大誥治 惟君惟長 百姓里居 王曰封以厥庶民 至 惟邦君 汝若

恆越曰 至 戕敗人宥 王啟監 至 惟其塗丹雘 今王惟曰 至 受命 已 至 永

保民 牛二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夫知 朕復子明辟 河朔黎水 王

肇稱殷禮 至 無遠用戾 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 予齊百工 至 汝

永有辭 公曰已 至 汝往敬哉 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王若

曰公明保予冲子

至

單文祖德

王若曰

至

罔不若時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至

其世享

周公拜手稽首

至

文祖德

佅來毖殷

至

懷德

戊辰王在新邑

惟七年

惟我事不貳適

多遜

卑服

庶邦惟正之供

大弗克恭

巫

咸有殷嗣天滅威

小子同未在位

鳴鳥

蔡

惟爾殷侯尹民

甲於

內亂

用咸戒於王

綴衣

攜僕

大都

夷烝

三亳阪尹

君陳

芮

彤畢毛

翼室

命士須材

狄設黼展綴衣

赤刀大訓

夷玉

綦弁

宿祭咤酢

宗人

黃朱

姜若

嗣守文武成康

大正

呂

士制百姓

於刑之中

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五過之疵

醵

拒鬯一卣

淫舍

臣妾

無餘刑非殺

不啻若自其口出

書經稗疏卷一

衡陽王夫之撰

虞書堯典

中星 唐一行以堯演紀之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推北正虛九度爲秋分昏中南
正星七度爲春分昏中東正房二度爲夏至中星西正昴七度爲冬至中星以理
數求之有不然者今以一行所測度量之冬至日在虛一度而中星在昴七度則
春分日當在胃十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秋分在氐九度而虛一度之去昴七度
胃十一度之去星七度柳十四度之去房二度氐九度之去虛九度其遠近多寡
之不齊或差一度或差二度未有準也若用郭守敬所測度數合之則參差益甚
今大概而言冬至日躔之次與秋分昏中之星恆差一宿雖二十八舍度數多寡
之不同而攷之月令月令中星以節言故仲冬昏東壁中曆家則以中氣言與此星鳥星昴則無有不然者以秋
分昏虛中求之冬至之日其躔於女必矣故郭守敬推堯演紀日在女虛之交以
破從來躔虛之說亦可於此徵之也日在女末而中星在昴蓋一行測度不如守

敬之精虛實八度九十五分而一行割女之一度零五分以爲十度且西至大梁四十四度三分則因以昴六度彊爲中而不在昴七度則亦兩端交縮而日在女十一度昏中昴六度相去百度亦與三仲之日躔昏中若合符契矣若一行所云冬至昏中實在胃二度夏至昏中實在尾十一度而昴七度冬至昏在午東十八度房二度夏至昏在午西十八度則晷之長短使然而經所云者以四序進退不踰午正非必以人間之昏旦爲昏旦此其說於理數皆合不必如鄭氏坐北面南嚮明出治之說取必於所面之午也今爲改正日躔昏中星度於左

冬至日在女十一度西正大梁昴六度爲中以晷短故昏中胃二度臨午 春分日在胃十三度弱昏中張二度合午 夏至日在柳十二度彊東正大火房二度爲中以晷長故昏中尾十一度臨午 秋分日在氐十度弱昏中虛八度彊合午

郭測虛實八度九十五分無九度

四嶽

朱子言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故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周官言內

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九官之長四岳乃十二牧之長堯咨四岳異朕位不

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其說本於蘇氏古史而蔡氏因之以實求之四岳實四人而非一也十二牧分治諸侯而統於一人則此一人者豈不代持天子之權哉帝王命官法幽三爲一之義而以一統三則以四統十二主於一人則公天下之心亦於是而可見矣

九族 漢孔氏以高祖洎玄孫之親爲九族蔡氏用之林少穎以爲如此止是一族其說良然且夫人卽壽考眇有下見玄孫者且以同出高祖三從之兄弟爲高祖之族則必以出於玄孫者爲玄孫之族愈亦遠矣若以與高祖玄孫爲等輩者謂之九族則當云世而不當言族乃一家九輩一時並存亦世所少有所傳張公藝之事亦謂九代不析產非一時同在之謂況史臣所紀在堯未耄期之時其不得有玄孫之裔亦明矣故少穎以父四母三妻二言之而朱子亦以爲然其說本於白虎通與杜預左傳集解今考諸爾雅有姑王姑曾祖王姑高祖王姑從祖姑族祖姑則是父族六也母之考妣與從母母族三也妻則父母二族而已其異於林說者本族不與至親不可與他族齒也無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姊妹年與己近

女小於己尙未有族也外王母之母族與妻母之母族不與者族愈疏也較之白虎通所說於理爲長

日月星辰 經言日月星辰繫辰於星之後則辰者日月五星次舍之統詞其以

治曆則今七政曆所推日月及木火土金水所入之度是已國語記武王伐紂之

歲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歲木月日辰水星土

者言三辰也鶉火

張星

天駟

房

析木

箕尾

斗柄

建

天龍皆辰也而唐孔氏乃曰舉其

人之所見謂之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則是以二十八宿爲星而非五星合朔

之舍爲辰而非日躔月離五星出入伏留之次其疎可知乃蔡氏因其說而曰辰

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則尤爲不審夫日躔與合朔之不齊明矣十

二次者孔穎達所謂正月會亥辰爲娵訾二月戌降婁三月酉大梁四月申實沈

五月未鶉首六月午鶉火七月巳鶉尾八月辰壽星九月卯大火十月寅析木十

一月丑星紀十二月子玄枵也今按此十二辰者日躔之次而非與月會之次也

蓋日日行一度則一月之日行三十度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六百七十三分

二秒

六秒母

則所躔之次沿一歲十二中兼氣盈而後可分爲十二也若月行度數

曆家自有推月離之術與日躔舛異月日行十三度有奇其周天以二十七日有奇而合朔以二十九日有奇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非十一月之合朔亦在女末虛初也以冬至日躔與十一月合朔勘之如唐開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癸未冬至日在斗九度半上推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七度月之會日當在尾十二度又如隋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午冬至其時日在斗十二度上溯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八度則月之會日當日躔尾十四度之時而會於析木矣儻以冬至後十二月合朔言之如劉宋元嘉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乙巳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七日陳太建十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五日元嘉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末太建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太建十年十二月朔日月會於女五度元嘉十九年十二月朔日月會於女初度雖同在星紀而相去已遠又如至元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二十日己未冬至日躔箕十度爲析木之次而十一月合朔之日己亥日尙在斗十五度爲星紀之次則日躔與日月會次原不相

俾而已未冬至之日去己亥合朔二十日

其日夜半後六刻冬至

月去斗十五度二百六十七

度有奇日在析木月已在大梁矣此固不可以十二次爲日月相會之度審矣若云日躔者在此十二次而日月會者亦不離此十二次是十二次爲虛設之詞何不竟言天而必曰辰邪況夫五星次舍亦可以十二次求之豈必日月然曆家終不以十二次步月與星者則以十二次之設原因一歲十二中而設分周天爲十二以紀一中三十日六百七十三分有奇日行之度而閏積成月則一年而日月之會有十三次者不可以十二限之況五星之疾遲不恆者乎蓋日有日之辰月有月之辰五星有五星之辰而其相與爲會者又各有辰十二次者日躔之辰也而非月與五星及其會合之辰也抑孔氏所云正月會亥辰爲娵訾則又據漢太初訖唐開元冬至日在斗而言爾若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十一月在玄枵十二月在娵訾正月在降婁迨至元丁丑郭守敬推得日在箕十度以六十七年歲差卻一度求之訖萬曆辛亥歲已差五度計今冬至太陽所躔已在箕四度則十一月析木寅十二月星紀丑正月玄枵子與堯時相去已二舍而較孔穎達之時相去

已一舍矣然則穎達以李唐之日躔爲陶唐之日躔且以限將來之日躔其亦未通矣乃今之爲六壬之說者不知雨水日在子猶以正月亥將推之求其億中也不亦難乎

媯汭 蔡注引爾雅曰水北曰汭今按爾雅並無此文蓋孔氏涇屬渭汭之傳有此言而蔡氏誤識之也金史地理志蒲州有媯水汭水漢郡國志云南流者媯北流者汭異源同歸混流西注而入於河則是媯汭固爲二水也又許慎說汭水相入也故言洛汭者洛入河也渭汭者渭入河也然則媯汭者亦媯水入河之稱乃水之以汭名者若周禮其川涇汭亦以汭源之汭水與涇並流而入渭則兩水相入之間中復有一水附入焉則謂之汭此亦媯水入河之介別有一水從中附入而爲汭也蔡氏抑云媯水出河東歷山入海不知媯汭去海且數千里由河達海而非竟入於海蔡氏生長東南目所未見更不畱心參攷其鹵莽乃有如此者又此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於文似複堯典文極嚴簡不當作此贅句孔傳謂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解殊迂謬攷之後漢郡國志河東太陽吳山上有虞城皇

甫謚世紀曰舜嬪於虞虞城是也太陽在今平陸縣直涑水之東南而媯汭水自蒲州入河在涑水之西北相去蓋三百餘里舜之室二女也在平陸而堯之降二女也於蒲州蓋降猶昌意降於若水之降堯以媯汭二水之地爲二女食邑使卽封於彼而其歸而爲嬪則在舜所復封先代虞幕之舊邑平陸之虞城也則所言降於嬪於詞意各別不嫌贅矣

舜典

四門大麓 孔傳云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朱子亦以爲使爲行人之職而蔡氏乃謂兼四岳之官蓋疑行人職卑非百揆所宜下兼今按古今官制之隆殺因時爲上下不可以今例古若禮記所云建天官六大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五官之司士在殷則與大宰司徒司馬司空並列而周則下大夫之職殷周相踵其異已然況唐虞乎攷舜所命之九官當時之所重而大司樂在周則中大夫司服司兵在周則中士虞在周爲中士衡則下士乃以命夔垂伯益者如彼其鄭重然則官之貴於虞而賤於周者豈但行人且周之大行人爲中大夫漢之謁者爲九

卿而國初至列之雜職其員至百餘人逮後屢升不過從七品以古況今貴賤殊蓋古者天子於諸侯敦舅父之誼則往而禮賓者所使必貴觀禮使大行人勞卿戒大宗伯擯固不如後世郡縣建而天子尊可抑行人而卑之也是賓四門者固無嫌其爲大行人矣儻以爲四岳則堯廷固有其人師錫帝堯者是也未聞曠職胡爲使舜兼之而舜攝政之初日觀四岳又豈更有一人也邪此蔡說之不可從者也若大麓之納古今積疑以理求之孔傳所謂大錄萬幾之政者是已其以爲主祭者不知所主何祭小祭祀之事本有司之職納者非所職而納之謂小祀不得言納若大祭祀則惟天地之祭不於廟中按禮郊祀社稷在喪猶越紼而行事天子歲一見帝固不容攝其有攝者則後世一切苟簡之爲堯未耄舜未攝卽欲試舜其柰何褻天地而趨苟簡乎以人事言之則試舜爲重以事天較之則試舜爲輕矣且麓者山足也圜丘方澤壇皆在郊郊者垌之外也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山旣非下足抑非高安得卽坡陀以爲壇乎王氏曰大麓泰山之麓後世封禪之說附會於此封禪之說雖出不經然且陟泰山之巔升中而告成猶